

汉字形体意义系统在语素信息传递中交互作用

毕佳宁¹ 许雅涵²

1.唐山市第一中学

2.山东大学

DOI:10.12238/er.v8i5.6061

摘要: 汉字形体所具有的构意和汉字形体记录的语言意义,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意义,但由于汉字的表意性,二者在汉语语素(词)意义的习得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语文统编教材立足于现代汉语汉字特点和学生心理认知特征,在第一学段的编排上充分体现了汉字形体和意义系统对语素(词)意义信息传递的交互作用。

关键词: 汉字形体 意义系统 语素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orm and Meaning System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Morpheme Information

Bi Jianing¹, Xu Yahan²

1.TangShan No.1 Middle School

2.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mea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 form and the language meaning recorded by Chinese character form ar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meanings. But due to the ideographic na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re is a certain degree of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two i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morpheme (word) meanings. The Chinese language unified textbook is based on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ognitive features. I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first stage, it fully reflects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m and meaning system on the transmission of morpheme (word) meaning information.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 form, meaning system, morpheme

汉语因其由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发展的历史特殊性,以语素和词作为两级基本语言研究单位^[1],在意义信息的传递中,不可避免地在字、词所属的两个分支学科范畴中进行信息共享、交汇。传统“小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字词关系的复杂性。但随着语言和文字作为独立学科发展的要求,“字词不分”的弊端,一度掩盖了字词关系复杂性在本体研究中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对传统语言学学术思想的整理和反思,汉语“字词”的辩证关系又得到了重新认识,这种学理思想也体现在义务教育语文统编教材的编写中。温儒敏指出“语文核心素养”所包含的四个方面中,“语言运用”是语文教学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此将“思维”“审美”“文化自信”带入其中,融为一体。^[2]“语文教学必须是以提高书面语读写能力为主”,^[3]而汉字是书面语学习最具显性特征的载体,小学第一学段是书面语学习的开始,因此正确认识教材对字词(语素)关系的处理,是有效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一、第一学段语文统编教材有关生字意义教学的体例和内容概述

语文的学习和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第一学段语文统

编教材在尊重学生认知水平、学习规律和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注重生字意义教学体例和内容编排的规律性。

(一)生字意义教学的体例编排特点

1.以事物图片与现代汉字进行对应

这一编排形式以学生感性认识为基础,逐步建立语言文字符号和客观事物的关系,如“口、耳、目、手、足、站、坐”,均为具象、强指称性的名词和动词。

2.在事物图片基础上,辅以象形性较强的古文字与现代汉字对应

这一编排体系同上一形式相比,以古文字作为客观事物和现代汉字的桥梁,向学生逐步渗透汉字的表意性特征,如“日、月、山、川、水、火、田、禾”,选取的均为可依照历时认同原则、和现代汉字进行沟通的古文字字形。

3.以构词语素的形式,将生字置于词法或句法语境

在课文、课后练习、识字加油站等板块中,将生字以构词语素的身份嵌入词法语境中,包括复合词、联绵词,如“接力、坦克”。句子以韵文形式居多,如近体诗、现代歌谣等。这些都是建立在儿童语言习得已有心理词库、音义关系稳固

的基础上,逐步在书面语层面建立汉字的形音联系。

(二) 生字意义教学的内容编排特点

1. 生字意义教学先于拼音教学

吕叔湘针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小学生的实际情况,指出拼音作为语文教学的入门,有利于沟通口语和书面语的学习。随着学生语文素质的涵养逐步加强,对人的培养要求也逐渐提高。因此语文统编教材将培养学生对汉字表意性的认识,提升到培养学生长久语文学习能力的地位上来,将生字意义的教学先于拼音教学,主要目的是培养形义联系的意识。

2. 生字意义教学立足于汉字形义关系教学传统的恢复

尽管现代汉字历经隶变、简化等发展阶段,汉字的构意有所改变、理据有所丧失,但在历时认同原则的指导下,仍可对部分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进行全部或者部分形体的构意说解,建立构意和形体所记录语言意义的联系。语文统编教材“识”“写”分流的教學安排,就是在区分书写要素和构形要素的基础上,帮助学生建立汉字形义关系的意识。

3. 生字意义教学依赖的语境更加丰富多样

语境是言语交际的环境,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学习任务群由相互关联的系列学习任务组成,共同指向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具有情境性、实践性、综合性。”^[4]其中“情境性”在语文教学上可体现为语境的三种类型:上下文语境、情境交际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学生心理词库就是建立在生活的社会文化语境下、日常所处的情境交际语境中,以经常出现的语词搭配、句群逻辑关联为基础。

二、教材中汉字形体对语素意义信息的传递方式

上述教材的编纂特点体现了传统训诂学探求意义的一种方法——形训,即通过对汉字形体的分析来找寻它所记录的语言意义。现代汉字也有部分成员保留了造字理据,或进行了理据重构。教材通过内容的编排设置,对不同类型汉字的意义教学方法进行了提示,主要涉及三类构形模式的汉字。

(一) 象形字利用所对应的物象,突出字形轮廓对意义的提示

象形字的数量在一年级上册教材中最多,共有14个,包括:日、月、水、火、山、石、田、禾、竹、羊、木、网、兔、鸟。教材主要是将象形字与同时标有古文字和实物的插图进行对应。其中包括两类,一类是与甲骨文、金文字形高度相似、有明显继承关系的象形字,如“日”。还有一类是古文字形体和它对应的客观事物轮廓更加接近,现代汉字只在部分笔画和笔画组合中保留了古文字形体的部分轮廓特点,笔画数量有着明显的减省,笔画位置关系也有了较大的改变,如“兔”。

(二) 会意字在分解内部构件的基础上,注重构件之间

完整逻辑关系的搭建

会意字的讲解更注重语境的搭建,这和会意字构件之间逻辑关系具有完整性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如以韵文形式讲解“从、众、林、森”时,不仅对构件及数量进行了分析——“二人从,三人众。双木林,三木森”,又继续对构件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讲解——“一人不成众,独木不成林。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这样不仅完成了知识的讲解,同时也搭建了情境,进行了思政的教学。

此外,理据重构的会意字如“尖、尘”,在简化字形的同时,构意从“古代束发的簪子”和“鹿行扬土”,重构为“上小下大之形”和“小的土”,来记录“边缘处细小”和“尘埃、灰尘”之义,弥补学生因古文字构意所记录文化的差异,在生活经验上所带来的缺失。

(三) 形声字凸显形符对义类的提示,但对意义的识读作用仍存在让步书写的现象

教材对于形声字的识字教学方法,也有比较明显的指向。如一年级下册的《猜字谜》:“‘言’来互相尊重,‘心’至令人感动,‘日’出万里无云,‘水’到纯净透明。”这里以“青”为声符,和“言、心、日、水”进行组合构成形声字“请、情、晴、清”。谜面中凸显了义符对意义提示的作用:“言”表示和言语交际有关,“心”表示与心理活动有关,“日”表示和太阳有关,“水”表示和水有关。

从这篇韵文可以看出,教材对于形声字的教学主要突出义符提示意义的作用,通过向学生展示替换义符就能改变这个字所记录的意义,潜移默化地帮助学生认识到这些形声字的义符对整字意义的作用。

但教材对形声字偏旁的命名,仍停留在以扫盲为目标的理念指导下,如“反文旁、四点底、双耳旁”,没有提示或错误提示形体对义类显现的作用。

三、教材中意义系统对语素意义信息的传递方式

(一) 语境组合系统对语素意义特点的显示

语言的习得是在语境中实现的,书面语的教学也要遵从这一规律。词法和句法是两种基本的、书面语习得的语言层级环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中继承了部分文言文语素,且常以不成词语素的身份出现,因此语境对词义特点的显性提示作用更为明显。如“拔”,在第一学段出现的语境有“拔草”“拔萝卜”“拔河”“把禾苗一棵一棵往高里拔”,其中语境中出现的受事包括“草、萝卜、禾苗”,均为种植在地上的植物,因此在语境中有对动作方向修饰的特点“高”,但“拔河”中隐藏的受事是绳子,平行于地面,可见语境中的方向性特点应为“以自身为参照,向靠近自身的方向用力”。通过语境组合系统对语素意义特点的显示信息准确获取,需对封闭范围内的全量语境进行概括。

(二) 意义聚合系统对语素意义特点的显示

统编本第一学段语文教材中文本的体裁多为韵文,因此词义的对举形成的意义聚合系统,对语素意义区别性特点的显示最为明显。如“上、下”“左、右”“远、近”等。即便是在现代白话散文中,也可利用意义系统中成员的对举关系,使学生获取意义的区别性特点。如“耷拉”一词为口语词汇,在文本中有“竖着”“撑起来”“放了下来”等动词分散在语境中和它对举,提示其方向性特点为“向下”。此外,古今同义词也可以帮助学习文言文语素的意义,如“揠苗助长”中的“揠”,在语境中用“拔”进行对释。

一词多义则是意义聚合系统的另一种体现,如“天”在第一学段出现的“天空、时间、天气、天然的、上天”等义位,它们之间包含了客观事物“天空”及其具有的属性之间的各种联系,这种联系的提取,有利于了解多义词形成的民族文化特质和认知习惯。

四、教材中汉字形体和意义系统对语素意义信息传递的交互作用显现

汉字形体所具有的“构意”和汉字形体所记录的“词义(语素义)”,是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意义,但是由于汉字具有表意性的特点,这两类意义具有交叉性和互补性。单纯从具体语境中获取生字的意义,难免会使得到的意义具有临时性特点,不利于学生把握意义系统中概括的、区别性特点,这个特点往往关系着词义的发展方向,对它的把握有助于学生今后以简驭繁地积累意义。同时,语境中的搭配又使概括意义的学习获得了具体的情境。如“煮”,在现代汉语中表示“把食物放在水里加热”这种烹饪方式,通过字形,发现“煮”下面是“火”的变体,是这个字的义符,表明“煮”与“火”有关。这是“煮”的主要意义特点。其次,教材的语境提示了更加丰富的意义特点,“煮”在教材中使用的语境包括:“外婆总会煮好一锅粽子”“煮熟的粽子就飘出一股清香来”“水煮鱼”“煮鸡蛋”,“煮”在不同语境中表

现出来的意义是具体、临时的,上述语例分别显示了具体烹饪的食物、使用工具、对食物的加工方式等。在兼顾字形分析的同时,需要在不同语境中进行概括,剔除使用工具、具体食物所指的个体性等特点,把握住“煮”在意义系统中的区别性特点。

对汉字本身的意义信息进行识别和分析,既可以促进学习者对于汉语意义的理解,又可以帮助他们理解汉字背后深厚的先民文化。学生在以往的生活语境中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意义“习得”,他们在这时期的生字意义学习还需要已有的语境意义积累,与生字的字形进行对应。因此,“字形法”和“语境法”在学生的生字意义获取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苏宝荣.汉语语义研究的基本单位应分为语素与词两个层级[J].河北学刊,1999(6).

[2]温儒敏.落实语文核心素养的“以一带三”[J].语文学习,2022(11).

[3]王宁.汉字构形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作者信息:

毕佳宁(1993.7),女,汉族,河北唐山人,硕士学历,唐山市第一中学教师,中学一级教师职称,唐山市第一中学,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许雅涵(2004-6—),女,汉族,河北石家庄人,山东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文字学。

基金项目:

本文是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汉语和汉字辩证关系的词汇意义系统研究”(项目编号:HB21YY009;项目负责人:李智)的结项性成果。